

20 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

俄苏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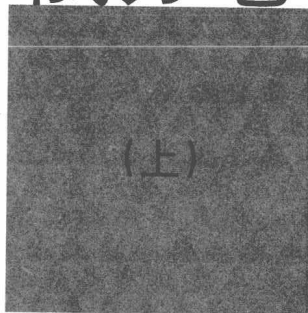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0 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

I14
191
:1

高中甫 任吉生 主编

俄苏卷



李政文 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俄苏卷/李政文选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3

ISBN 7-02-003468-3

I. 二… II. 李…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苏-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848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俄苏卷
Ershi Shiji Waiguo Duanpian Xiaoshuo Biannian Esujuan
李政文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0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31.5 插页 2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68-3/I·2635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上 卷

1900

一刹那 弗·柯罗连科(1)

1901

书籍 列·安德列耶夫(12)

1902

主教 安·契诃夫(18)

1903

梦 伊·布宁(35)

1904

亮光的童话 安·别雷(42)

1905

野果 列·托尔斯泰(53)

1906

葬礼进行曲 亚·绥拉菲莫维奇(65)

1907

要人 米·柯丘宾斯基(72)

1908

林妖 尼·古米廖夫(92)

1909

十五年以后 瓦·勃留索夫(99)

- 1910
盲人们 阿·阿威尔琴科(110)
- 1911
绅士 纳·苔菲(118)
- 1912
上帝 米·阿尔志跋绥夫(126)
- 1913
我只爱你一个 谢·戈罗杰茨基(135)
- 1914
爱胜过死亡 德·梅列日柯夫斯基(152)
- 1915
一首歌子是怎样编成的 马·高尔基(168)
- 1916
白水河畔的故事 谢·叶赛宁(173)
- 1917
带羽毛的帽子 亚·聂维洛夫(182)
- 1918
孕生苦果的肖像 米·库兹明(188)
- 1919
果树园 康·费定(198)
- 1920
洞穴 叶·扎米亚京(210)
- 1921
吉尔吉斯人捷梅尔别 弗·伊万诺夫(221)
- 1922
巴黎公社社员的烟斗 伊·爱伦堡(230)
- 1923
鹦鹉算命签 米·科扎科夫(243)

1924

空中的路 鲍·帕斯捷尔纳克(254)

1925

希巴洛克的种 米·肖洛霍夫(267)

1926

绣着公鸡的毛巾 米·布尔加科夫(273)

1927

活命水 谢·谢尔盖耶夫-倩斯基(287)

1928

流浪汉 列·列昂诺夫(300)

1929

荒僻之地 维·魏列萨耶夫(312)

1930

绿色的灯 亚·格林(320)

1931

森林之夜 亚·库普林(326)

1932

阿尔加马克 伊·巴别尔(335)

1933

财产 丽·谢夫林娜(341)

1934

垃圾风 安·普拉东诺夫(353)

1935

错误 瓦·奥维奇金(370)

1936

贫与富 亚·法捷耶夫(381)

1937

菲拉列特基 奥·福尔什(390)

1938

季茆姐 基·梅更(398)

1939

工厂管事的靴底 巴·巴若夫(406)

1940

伏尔加河边有一个悬崖..... 列·卡西利(415)

1941

桥 阿·盖达尔(430)

1942

第三个副官 康·西蒙诺夫(436)

1943

刺玫瑰 鲍·拉夫列尼约夫(446)

1944

俄罗斯性格 阿·托尔斯泰(457)

1945

一只獐羊 尼·里亚什柯(466)

1946

猴子奇遇记 米·左琴科(472)

1947

永不掉队 奥·冈察尔(480)

1948

雷与电 叶·沃罗比约夫(490)

1949

在疗养院里 瓦·柯热夫尼科夫(503)

下 卷

1950

列兵留季柯夫 维·涅克拉索夫(509)

- 1951
时间的疾步 康·巴乌斯多夫斯基(524)
- 1952
迟到的信 鲍·波列沃依(530)
- 1953
永垂不朽 瓦·卡达耶夫(537)
- 1954
谎话 阿·阿列克欣(546)
- 1955
米什卡 尼·诺索夫(554)
- 1956
讨论 葛·果林(560)
- 1957
妻子 格·巴克拉诺夫(564)
- 1958
情敌 钦·艾特玛托夫(570)
- 1959
第四市民街 叶·叶夫图申科(589)
- 1960
安卡拉式的爱情 阿·普里斯塔夫金(603)
- 1961
雪堆 亚·万比洛夫(612)
- 1962
两夜 维·扎克鲁特金(617)
- 1963
雨季过后 维·波达宁(622)
- 1964
评论家 瓦·舒克申(631)

1965

“胜利” 瓦·阿克肖诺夫(641)

1966

HELLADOS 诺·顿巴泽(649)

1967

小路 瓦·沙拉莫夫(668)

1968

鸽殒 尤·特里丰诺夫(671)

1969

雨和回声 尤·库兰诺夫(686)

1970

吉洪·科洛布欣 鲍·莫扎耶夫(693)

1971

离开车还有三小时 达·格拉宁(706)

1972

雪橇路 谢·扎雷金(714)

1973

蜡烛 尤·卡扎科夫(727)

1974

沉默的天空 奥·柯茹霍娃(741)

1975

马儿为什么哭 费·阿勃拉莫夫(746)

1976

宿怨 谢·沃罗宁(754)

1977

白鹅 叶·诺索夫(760)

1978

士兵的孩子 阿·金(766)

1979

落叶 维·阿斯塔菲耶夫(775)

1980

河水弯弯 瓦·别洛夫(781)

1981

野芍药花 伊·拉克莎(796)

1982

“我受不了啊！……” 瓦·拉斯普京(806)

1983

第三颗心 亚·特罗菲莫夫(817)

1984

冬日 弗·索洛乌欣(828)

1985

音乐课 布·奥库扎瓦(840)

1986

沙漏里的沙子 弗·克鲁平(856)

1987

儿子的心脏 尤·纳吉宾(866)

1988

穆霞大婶和廖瓦大叔 叶·波波夫(881)

1989

一个可怕的德国人 尤·雷特海乌(899)

1990

小小说八篇 亚·索尔仁尼琴(917)

1991

“阿富汗人” 阿·特卡琴科(924)

1992

空虚 根·萨普基尔(933)

1993

生活的阴影 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943)

1994

敲诈 塔·绍欣娜(948)

1995

招聘 米·列维金(956)

1996

小心！电梯 阿·伊宁(962)

1997

铁路宗教剧 安·乌特金(966)

1998

逃兵伊万 奥·巴甫洛夫(974)

1999

人和毛毛虫 法·伊斯坎德尔(984)

1900

— 刹 那

弗·柯罗连科

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出身贵族,一八七四年进莫斯科的一家农学院学习,后因参加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被开除,并最终被流放。一九〇〇年起,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长期担任俄国民粹派喉舌《俄罗斯财富》的主笔,是世纪初不但从事笔耕,而且积极参与进步运动的活跃人物。

柯罗连科文学成就斐然,早在流放时期就开始文学活动,代表作有晚年写作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一个同时代人的故事》,小说《盲音乐家》(1886)、《嬉闹的河》(1891)等。这些作品表现出作家视文学为改造黑暗现实的武器等艺术主张。写于本世纪首年的短篇《一刹那》也可算作这一类的作品。

—

“要起风暴了,兄弟。”

“是呀,班长,要来强风暴了。我挺熟悉这种东风。海上的夜晚

可不安全啦。”

“愿圣约瑟保佑我们的海员吧。打鱼的全都撤走了……”

“可是您瞧瞧：那边看样子还有船呢，我瞧见了一张风帆。”

“不，那是鸟儿的翅膀作闪。你可以站到墙垛后边避避风……再
见吧。过两小时换岗……”

班长走了，哨兵留在四边圈有微晃着围墙的小堡垒的侧墙上。

果然，风暴逼近了。夕阳西下，风越刮越烈，晚霞红红地燃烧，天空渐渐地布满了火焰——蓝蓝的大海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冷。白晃晃的浪峰已截断某处黑沉沉的海面，此时此景仿佛令人觉得，这是因忍之已久的愤怒而变得凶狠惨白的大海的幽深处想要宣泄一通。

天空上也呈现一片惊慌。云层延伸成一条条长带，自东往西奔去，在那边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同飓风把它们抛进炽热的大铁炉里。

大海上已弥漫着大雷雨迫近的气息。

那船帆仿佛受惊鸟儿的翅膀，在黑黝黝的水浪上边亮亮闪闪：一个收船晚了的渔夫想要躲避风暴，显然，他已不指望回到相距老远的岸边了，而是把自己的小舟驶向堡垒这一边。

远处的海岸早已沉没在雾霭、浪花和傍晚的暮色里。大海剧烈而持久地咆哮不已，一个个巨浪不断滚向遥远的尚有夕照的地平线。孤帆远影，时隐时现。小船迎风缓缓而行，费劲地破浪前进，慢慢地靠近了岛屿。哨兵从垒墙上观望着它，他似乎以为暮色和怀有可怕意图的大海会以黑暗、毁灭以及自己空漠的巨浪的拍击迅速淹没这惟一的一叶小舟。

堡垒侧墙上突然亮了一下灯光，随之又亮了第二下、第三下。那小船已消失不见了，可是那渔夫能看得见灯光——在浪涛滚滚的无边大海上边燃起的几点闪烁的火光。

二

“停下！口令？”

哨兵从墙头朝小船喊道，一边朝它瞄准。

可大海比这种威胁更为可怕。渔夫不能松开舵杆，因为海浪刹那间会把船摔在礁石上……再说，那些老式西班牙步枪射得不很准。小船宛若漂浮着的海鸟，小心地等着激浪的冲击，它在浪尖上打了几下转，突然降下风帆……浪涛把它向前一抛，船龙骨在小港湾的碎石上一滑。

“口令？”哨兵又吆喝一声，同情地注视着这只小船危险的机巧动作。

“老兄！”渔夫回答说，“看在圣约瑟的份上开下门吧。你瞧，多大的风暴呀！”

“等一等，班长马上就来。”

墙头晃动着一些人影，随后打开了一扇粗重的小门，灯光一闪，传来了谈话声。西班牙人接待了这渔夫。在墙里边的士兵营房里，他找到了一个安歇之处，整夜暖暖和和的。安定下来后想想大海的怒号和海上的可怕漆黑会是高兴的，不多大会儿之前他的小船还在那儿摇晃呢。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好像是堡垒把大海关在了外面，大海上神秘地闪着发磷光的浪花，头一阵飓风已经浩渺无比地袭过来了。

八角塔楼的窗口上亮着一盏摇曳不定的小灯，这只进了港的小船有节奏地摇晃着，在反弹过来的破碎的，但更为剧烈的浪涛下尖叫着。

三

八角塔楼里有一间西班牙军队监狱的单人牢房。一个从牢房窗

口射出的红色灯光被遮挡了一下，在铁窗栏里映出一个人影。有个人从那儿瞧了瞧黑沉沉的大海，随即走开了。灯光又在浪尖上摇晃着红红的灯影。

此人就是胡安·马利亚·霍泽·米古埃尔·佳茨，他是个起义者，海上游击队员。在上一次起义中他被西班牙人俘虏了，并被判处死刑，而后来由于某人突发慈悲，他被免一死。人家让他活着，把他押到这个岛上，禁闭在这塔楼里。到这儿后被卸去了镣铐。这里用不着镣铐：墙壁是石头垒的，窗上安有粗条的铁栅栏，窗外是一片大海。他的生活内容就是：可以朝窗外遥望远处的海岸……也可以回首往事……也许，还可以有所指望。

开初，逢到晴朗的日子，当太阳照在蓝莹莹的海面上，显出遥远的海岸，他久久地遥望着那边，端详着故乡山峦的轮廓，突出清晰山纹的山谷、远方依稀可见的村落……常推想着那边的港湾、大路、山间小道，他似乎觉得，有些轻盈的身影在那里晃来晃去，其中就有一个他所亲近过的人儿……他期待那边山上再度闪现枪弹的火光和缕缕的硝烟，盼望从远处岸边驶来那些打着反抗和自由这样可亲的旗帜的船只。他为此做着准备，并耐心地、谨慎而又顽强地挖松那生锈的铁窗栏旁的石头。

然而几个年头过去了。岸上老是无有动静，山谷里罩着蓝蓝的雾气，只有一艘不大的西班牙警卫艇驶离岸边，还有一些和平的渔船在海边来来去去，宛若捕食的海鸥……

往昔的一切对于他都渐渐地变得如梦一般。驯顺了的海岸如做梦似的在金色雾气中打着盹，早已过去的事情的幻影也如在梦中一般在岸上徘徊……这时候岸上飘出一道青烟，一只军用快艇破浪驶来——他明白这是运送一批狱吏和看守前来岛上换岗……

又这样昏昏沉沉地过了几年。胡安·佳茨死心了，甚至开始忘却自己的梦。即使他有时瞧一瞧远处的海岸，可心里已经冷漠麻木，早就不去挖松铁窗栏了……图个什么呢？……

每逢这一带特别强劲的东风刮起时，浪涛便会把小岛斜岸上的

石头拍得微微发颤——在他心灵的深处，一种不明晰的隐隐忧愁就像这些海底的石头，也开始微微发颤。他似乎觉得，又有某些影子脱开那雾霭濛濛的岸边，飘荡在大海激浪的上边，响亮、急促、悲戚、惊惶地呼喊着什么。他知道这是大海在呼啸，可又情不自禁地不能不倾听这些呼啸声……他心灵深处也激荡起沉重忧愁的波澜。

他那小囚室的石板地上，显出一条斜穿两角的下陷的小道。这是暴风雨夜晚他在牢笼中光脚踩踏石头而形成的。有时在那样的夜里他又挖起铁窗栏旁的墙，但一到翌日早晨，当大海平静下来，和蔼地舔着岛屿的石阶，他也平静下来，忘记了那些气愤的时刻……

他明白，这儿禁锢住他的不是铁窗栏……禁锢住他的是这个忽而气怒忽而和蔼的大海，还有在雾中懒洋洋昏沉沉打盹的远处海岸那种睡意浓浓的平静……

四

又这样度过了几个春秋，就像过了几天。他对这些梦般的岁月已无所感受了；他的整个生活全是一种平淡、沉重而又无迹可寻的梦。

然而打某些时候起，这种梦里又开始闪出种种怪异的幻象。在一些晴朗的日子里，岸边升起了篝火或大火的烟雾。港湾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动态：西班牙人开始修整旧围墙；太平岁月中失修的一些缺口被匆忙地堵上了；海岸与这小岛之间比以往更经常地闪过一些飘着西班牙军旗的汽艇。有两回那些带炮塔的军舰如海怪的笨重脊背，在海上使劲地驶过。佳茨时不时地露出惊异的眼光瞭望着那些舰只。有一次他甚至感到，那边这一天有阳光照耀的熟悉山谷和阶地上因枪击而升起的一缕缕细如大头针针头的白烟，它们突然清晰地飘浮在暗绿色的背景上，又悄悄地消融在明朗的天空里。有一回，一道从军舰上喷出的长长的黑色带状物抛向远处的海岸，几声短促而破碎的炮击声从海上闯入他的窗口。他双手抓住铁窗栏使劲地摇

晃。它咣咣地颤动起来。砌入墙里的铁栏周围的孔眼里纷纷掉下碎石和尘埃……

又过去了几天……海岸又复趋平静，昏然欲睡；大海是空荡荡的，水浪平和地若有所思地一浪推着一浪，像是无所事事而去拍击石岸……他想，这又只是梦而已……

这一天从早晨起大海又开始来刺激他。几道巨浪已滚过那防卫港湾的堤坝，左方传来石头自岸底滚上坡岸的声响……傍晚时窗眼上不时闪着亮晶晶的水花。浪潮唱起自己深沉的歌，岸石回响着深沉的呻吟和喧哗。

佳茨只是耸了耸肩，打算早点儿躺下。让大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让他在窗口发现的那只晚来的小船去摆脱那些乱冲乱撞的浪涛吧。一只来自被奴役的海岸的奴隶小船……他跟这只小船一无相干，跟大海的咆哮也一无相干。

他躺倒在自己的床铺上。

西班牙看守在通常时间提来马灯，从走廊上把它放到锁着的门上方的洞眼上，灯光一下便照亮这个躺着的囚犯，照亮这张阖着双眼的苍白面孔。看起来佳茨已安然入睡；只是他那双眉不时地紧皱着，脸上掠过稍显痛苦的表情，似乎在昏睡的意识中微微颤动着某种无声的沉重的东西，宛如这些岸边的石头在大海深处微微颤动……

可他突然一下醒来了，仿佛有谁在唤他的名字。这是整个越过堤坝的飓风在撞击围墙。窗外黑暗中掠过一团团发光的白色浪花，甚至在轰隆声平息之后，囚室里依然绕缠着吱吱声和唿哨声。回声透过锁着的牢门，飘荡在走廊上。似乎有一种想象中很可怕的东西飞过岛屿上边，然后渐趋平静，并消失在远方……

佳茨猛地爬了起来。他仿佛觉得自己只睡了几秒钟，他朝窗外瞧了瞧，希望再次远远地看到那只小船的白帆。然而窗外一片黑暗，大海在漆黑中肆虐，仍听得到奔腾而去的飓风的狂呼乱喊。

虽然这样狂烈的风暴不经常有，可他仍然熟悉这种轰鸣声、唿哨声、吱吱声，以及石岸在地下的颤动。不过眼下这种猖狂的喧哗声渐